

龙山文史资料

第三辑

人 物 春 秋	我所了解的叶玉翠老人.....	尚天泽 1
	贺龙逸事一则.....	夏声音 12
	我在旧社会的一段经历.....	瞿波平 15
	附：湘西永顺、大庸、桑植等地 苗族土家族人民相继起事.....	39
	田植在县长任内.....	邓景璜等 42
	忆向阳.....	向天荃 54
时 代 的 足 迹	龙山剿匪话当年.....	谢松柏 66
	进驻龙山县城前后.....	孙其历 78
	龙山剿匪记实.....	郑 波 85
	牛拉肠打死匪首杨树成.....	杨国栋 94
	散匪唐绿生被擒经过.....	张英才 98
	八面山战斗见闻.....	王本亮 101
	黑山、大虎山阻击战.....	方 强等 111
	第七十一军辽西就歼和军长 向凤武等被俘经过.....	胡锻夫 118

社 会 一 隅	林海擒谍.....	苏良才130
	我沦为特务的经过.....	高 嵩136
	龙山“南强”球队打败驻来凤 美国空军球队.....	李传森143
	长潭街上的枪声.....	彭官贵等148
	坡脚乡长之争.....	周兴文152
爱国第一，不忘三育.....宿通权等160		
龙 山 风 情	土家古镇洗车河.....	谢林贵169
	龙山八景.....	王家鼎178
文 史 研 究	也谈贾福五其人.....	彭润生185
	文史资料有关知识简介.....	文 慧193
主 编 王本亮		
责任编辑 傅冠群 田绍文		
封面设计 周学开		

我所了解的叶玉翠老人

尚天泽*

叶玉翠老人，1907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出生在龙山县苗市乡叶家寨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她编织土家织锦，技艺出众，推陈出新，冠绝一方。现在，她是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南省分会会员，省民间工艺美术学会名誉主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龙山县民族织锦厂的技术顾问。

叶家寨是龙山县生产土家织锦的一块天地。土家织锦，就是人们熟悉的“西兰卡普”，系土家妇女手工编织而成。叶家寨全寨二百多户土家人，户户有织机，个个闺女会织花。

叶玉翠在苦难之中学会织花，在坎坷之中增长技艺，灿烂织锦，全属一生血泪培成。在灾难深重、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叶玉翠的家庭，同全国亿万农户一样，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她全家五口人，只有五挑苞谷土（山区田土难以丈量，以产量来推算面积，相沿成习。五挑大约相当于一亩）。为了支撑全家人的生活，叶玉翠的父亲叶成乐去做盐生意，肩挑背负，来回在里耶、贾市、隆头、苗市、洗车河等墟场上。玉翠的母亲尚

*作者尚天泽，龙山县政协机关干部。

二姐，夜以继日地磨豆腐卖，又用豆渣喂猪。但本小利微，尽管两夫妻勤劳苦作，依然难得温饱。

缺吃少穿的家庭，重男轻女的社会，叶玉翠没有进过学堂，成了一字不识的文盲。她是靠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在半个多世纪的织锦生涯中，成为了一名爱织锦、爱民族、爱祖国的土家族织锦工艺大师。她那刻苦求艺，战胜困难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1916年春，连玉翠的两个哥哥都还只能上山砍柴，帮助父母亲做家务，不足九岁的叶玉翠，穿着一身补丁衣服，好奇地对母亲说：“娘，寨上好多姐姐都在织花，你教我织花罗！”慈祥的母亲对女儿说：“娘只会挑花，不会织花，我给你请个师傅吧！”第二天早晨，玉翠的母亲请来了玉翠的伯娘向水花，要她教女儿织花。上半天她学得很认真，但吃了中饭后，天真的玉翠却跑到寨上和姐妹们打鸡（踢毽子）去了。等了好久，不见孩子回来，向水花对玉翠的母亲说：“这个女孩子还没有坐心，我教不好。”好心的伯娘就这样告辞了。玉翠回家后，遭到母亲一顿埋怨：“你想织花，又无坐心，怎么学得好呀！害我请人。”晚上，叶玉翠委屈地躺在床上，脑子里浮现着上半天织花的情景，回忆伯娘教的织花技术，暗中下了决心，单独上织机试试看。第二天清早，玉翠最先起床，偷偷地上织机试织。经过一个早晨的操作，早饭时，叶玉翠就高兴地对母亲说：“娘，我会织花了！”母亲面对聪明的孩子，脸上露出了甜蜜的笑容。叶玉翠只学了一个半天，就掌握了土家织锦的编织技巧。因而，后来苗市一带的人，都说她会织锦是天生神艺。诚然，叶玉翠在编锦织花上，确实有着过人的智慧，

但技艺的不断提高，却完全来自勤学苦练。叶玉翠的织花兴趣越来越高，一年四季，不论严寒、酷暑，天晴、落雨，她天天不下织机，有时连吃饭也要人喊一声。

叶玉翠一年年长大懂事，织花的技术也一天天熟练。她的母亲不仅把自己的挑花技术传给了女儿，还带玉翠到朱家寨庙上，请名传一方的江尼姑教了扯扯花的技术。后来，叶玉翠一面织土家族传统的织锦产品，让父母亲卖钱或换粮，帮助维持家中的生活，另一方面，她不满足于现成的花色种类，开始向社会求教，拜大自然为师，创造新颖的织锦产品。

叶玉翠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全力织锦，小小年纪就和全家人一起同挑重担。全家的生活有了好转，玉翠的大哥也娶了妻子。但因是父母亲包办的，玉翠的大哥不爱大嫂，哥嫂俩感情不和。1924年，大哥一气之下，出门当兵去了，一走就杳无音讯。玉翠的父母亲东奔西走，到处打听儿子的消息，但始终没把他找回来。这样，全家的生活就倍加困难了。叶玉翠那年还只十七岁，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条更为坎坷的人生道路。

照土家族的习俗，男女缔结婚约甚早，往往还在孩提时代，就已红线双牵。从小许配给西吾坪姑妈家里做媳妇的叶玉翠于1926年9月与表弟向心远结了婚。她那时才有十九岁，白天同丈夫上山种地，晚上坚持上织机织锦，不愿失去自己的织花爱好。因她的织花手艺高，产品惹人喜爱，嫁到这里还只半年，周围的农户都要和她换工换活，凡是嫁女、看月（女子在坐月时，娘家亲族前来看望，称为看月）的人家，需要土家织锦做礼品，他们替叶玉翠上山种地，玉翠给别人在家织锦。初到婆家的叶玉翠，又成了姑妈的一名“闺女”（土家族风

俗，从嫁妆中土家铺盖的好坏多少，来评判女方的经济力量和教养高下，从而确立她在婆家的地位。因此，待嫁闺女，都须在娘家苦织，而出嫁之后，就不必再受约束了），天天在家里织花。

1928年，有一天，晴空一声霹雳，有人带信来说：“叶玉翠的二哥死了！”“年青的二哥怎么会突然死去？”叶玉翠半信半疑，立即赶回娘家。当玉翠看见二哥的遗体时，她泣不成声。听到母亲在痛哭中说“儿是累死的”时，她心里格外悲伤。回想起有一年，家里缺饭吃，父亲叫年轻骨头嫩的儿子，把玉翠织的一床燕子花被面背到七十里外的洛塔车换粮食，换得五斗苞谷。常年挨饿的二哥，见粮如命，把五斗苞谷籽一股劲背了四十里路，走到洗车河时吐了血。玉翠的母亲得信后，就带上玉翠到洗车河把儿子和粮食接回家中。因缺钱求医治疗，儿子的伤力病越来越严重，终于只活到二十三岁就去世了。玉翠的大哥一去无音信，年轻的大嫂也改嫁了，家中只剩下孤苦伶仃的父母亲。已经踏出闺门的叶玉翠，心上从此压上了一块千斤重的石头。

1929年9月，西吾坪团防小头目、当地恶霸彭夫驼子喊玉翠的丈夫向心远去守寨卡。丈夫刚去不久，就有人来家报信：

“向心远被打倒了！”叶玉翠心急如焚，不知是怎么回事。有人把向心远抬到了家里，玉翠看到丈夫被一颗子弹打穿了腹部，鲜血淋淋，便大声痛哭起来。气息奄奄的向心远有气无力地对玉翠说：“我被彭夫驼子躲在山里打倒的，他想霸占我们的家产……你不要告状。你告状要吃他们的亏。”玉翠把这话记在心里，请人把丈夫偷偷地抬到塔格洞向六姐家里，找当

地草医治疗。彭夫驼子知道后，又背起枪，来到塔格洞，要给向心远补一枪。叶玉翠发觉后，拚死地拦在向六姐的大门口，她拖住凶手说：“要打，就连我一枪打死！”彭夫驼子根本不把杀人当回事，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叶玉翠。在千钧一发之际，当地一个叫么女麻子的泼辣妇女看见了，她对彭夫驼子讲：“这么搞，要不得。叶家寨的叶成本昨天回去时说，他们叶家的人，连手指也不能出点血，否则，叶家一族人都要来打！”么女麻子还对凶手说：“向心远的伤势这么重，活不到几天了，何必补他一枪。”一心要害死向心远的彭夫驼子不敢下手了，但又找到治伤的草医说：“你再要给向心远找药，我连你一枪打死。”那草医也不敢来治了。第二天晚上，向心远就含恨死去了。结婚只有三年的叶玉翠，含着眼泪把丈夫的遗体抬到西吾坪安埋。从此，她既有失去独儿的姑妈需要安慰，又挂念娘家无依无靠的父母亲，她只好在西吾坪、叶家寨两处地方往返，用她苦织的微薄收入，养活娘家和婆家两边的老人。

1932年6月，叶玉翠的父亲叶成乐不幸身患痢疾，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有一天，他将侄儿叶德昌喊到床前叮嘱：“伯伯的病治不好了，死了之后，你给我买副棺材安葬，还要照顾好你的伯娘和妹妹。”叶玉翠听后，跪在病危的父亲床前，喊天叫地地痛哭，但老人的生命终于无法挽回，当天晚上，玉翠的父亲停止了呼吸。叶德昌按照伯伯的遗嘱，花二十四块光洋买副棺材，安葬了玉翠的父亲。后来，玉翠知道他家景也很艰难，用半年多的织锦收入，还清了叶德昌的帐。父亲病逝后，玉翠的心里更加缺了精神支柱，就像离了网的蜘蛛，脱了枝的树叶。

1934年6月，叶玉翠二十七岁了，在母亲和姑妈的劝说下，与补竹湖向心锐再婚。叶玉翠一进他屋，就成了孩子的“妈妈”。向心锐也是一个苦命人，他的前妻死后，留下了一个半岁的小孩。玉翠起早摸黑，倒屎倒尿，辛辛苦苦地把孩子抚养了一年。有天晚上，这孩子突然发高烧，一时无医抢救，死去了。1940年正月，向心锐害肺病也死去了。三十三岁的叶玉翠又成了寡妇，她暗中责怪自己命不好，再不想嫁人了，而一心一意靠织锦养活亲人，度过自己的一生。

尽管叶玉翠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在家织锦，但仍难免飞来的祸害。两年之后，向心锐的族弟向心美，见玉翠不改嫁，有碍他夺取族兄的家产，又起心害死叶玉翠。有一天，向心美到叶家寨叶仲翔（县保安团长师兴周部的中队长，叶玉翠的长辈）家里挑拨是非，说玉翠不学好，给家族丢了脸。叶仲翔信以为真，决定枪杀玉翠，以正族规。

一天，叶仲翔亲自带一名枪兵，来到补竹湖找叶玉翠。当玉翠从外面回家时，叶仲翔在大门口，命令枪兵开枪。那枪兵立即瞄准叶玉翠，扳动了枪机，但这颗子弹未打响。枪兵又把第二颗推上膛，准备再次开枪。叶仲翔却拦住了他说：“不要打了。真实的事，头颗子弹就会响；冤枉的事，子弹就出水子。”玉翠没有被打死。叶仲翔进屋问她：“你刚才怕不怕？”玉翠说：“二叔，我怕什么？”“有人告你不学好，给我们大根大族的人丢脸。子弹出了水子，我才明白：你受了冤枉。”叶玉翠听了叶仲翔这番话后，才知自己侥幸免于死，不禁对叶仲翔说：“二叔，你如果听别人的谗言，打死了我不要紧，但是我娘要靠我织花抚养，我死了，她也要饿死啦！”

叶玉翠说着泪如泉涌。

1948年，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多年杳无音讯的玉翠的大哥回家了。当玉翠的大哥看到全家只剩下母亲和妹妹两人时，他内心万分沉痛。母亲更有数不完的苦楚，流不完的眼泪，母子三人哭成了一团。

叶玉翠的大哥回家之后，玉翠心想自己身上的担子会轻一点，过几年好日子。哪知道，几天后，玉翠的大哥又被叶仲翔贼走了。叶仲翔以为他在外当兵多年，有军事本领，就给他委任了一个连长职务。叶仲翔只想扩充父子兵，以期升官发财。业已改邪归正的叶玉翠的大哥，不得不顺从二叔，又走上新的邪路。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叶家寨，已四十二岁的叶玉翠从此看到了光明。玉翠的大哥随同二叔叶仲翔，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缴械投诚后，又回到了家中。但由于他长期在外，饱受挫折，此时精神失常，成为一个呆痴的废人。玉翠的母亲由此过于悲伤，身体更加衰弱，一家三口人，仅靠玉翠的织锦收入维持生活。

旧社会，兵匪为患，灾害无情，土家人民生活困苦，岁月艰难。反动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更使他们遁迹山林，刀耕火种。土家妇女为求一口之食，蔽体之衣，扔下了织锦技艺。美丽的“西兰卡普”，犹如明珠入土，黯然光收。唯有叶玉翠老人如痴如醉，勤编苦织，保存了这一艺术瑰宝。待到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土家织锦全赖玉翠老人得以发扬光大。

时代不同了，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之下，叶玉翠家

中的生活，好比芝麻开花节节高，她那神奇的织锦技艺，也放射出更为灿烂的光彩。一枝独秀，飞到了省会长沙，飞到了首都北京。

出身在贫苦农民家庭的叶玉翠，既无美术修养，又无名师传授，那么，她是怎么成为中国土家编织艺术的佼佼者的呢？叶玉翠自己说：“我从小喜爱织花。长大要靠织锦养活亲人，也许是繁重的家庭负担，加快了我艺术追求的步伐！”

整整七十年的织锦生涯中，叶玉翠掌握了土家织锦的平纹、斜纹等精湛技艺。她以上斜、中斜、下斜等三种技术，织过一百二十多种传统产品，如土家族妇女结婚，新娘子的门帘子、帐檐子、飘带、八宝、宝剑、被面、枕头、枕巾等；土家族女子结婚后生了小孩，外婆看月的窝窝被面、脚铺盖、盖裙、帽子、口水夹、衣服、鞋子等；土家族成年妇女穿戴的外套、内衣、裤子、鞋子、帽子等。这些织锦用品，她能用织花、插花、挑花、扯扯花等各种技术制成。叶玉翠不识字，缺美术基本知识，织锦配色艺术是她遇到的最大难题。但她虚心向社会求教，拜大自然为师，在实践中总结出自己的三种方法，即在对比中求调和，在对称中求平衡，显现自然物体本色等，收到了自然美观的效果。

还是叶玉翠在家做闺女时，就与哥哥争着上山砍柴、打猪草，争着赶场和出门走亲访友。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她乘机在山里观察各种花草、昆虫、鸟类。她在红会（婚嫁）、白会（死丧）、墟场上，观察别人穿戴的新式织锦，以此丰富和提高自己的工艺水平。

一次，叶玉翠上山砍柴，看见一蓬盛开的刺花，颜色鲜艳

可爱。她陶醉在这鲜花丛中，连柴火也忘记砍了。后来，她摘下一枝，独自坐在一块石头上，看了又看，数了又数，把刺花的枝、叶、蔓、蕊的形象、颜色和花瓣数，都深深地刻在自己的头脑中。回到家里她就用针尖在一张白纸上刻画印子，然后用剪刀照着印子剪下来，又贴在一块布上，用彩色线试绣。直到形象、颜色鲜亮逼真后，她才上机编织。叶玉翠还对山上的蜻蜓、蝴蝶、飞鸟和河里的鱼、蟹、虾等动物，常用这种写生、剪贴、试绣的方法，进行过无数次的实践，丰富和发展土家族传统的织锦工艺，创造出许许多多新颖的织锦产品。

1958年夏天，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南省分会主席李昌鄂同志，从省会长沙市给叶玉翠寄来了一份黑白图纸《开发山区》。图纸上画有山水、林木、田土、畜禽等图案，要叶玉翠织成土家织锦。她仔细观察，反复琢磨后，就上织机用各种彩色丝线编织这幅层次复杂的图案。她发挥了四十年所积累的工艺技巧，成功地织完了这幅织锦。省美协将它送到北京、东欧展出，受到国内外美术家们的一致好评。

1959年初，极“左”思潮带来的“五风”在叶家寨越刮越大，苗市人民公社把全部劳动力，调到克拉山上扎营，组织“大兵团”生产。在家织锦的叶玉翠，也被这股风刮到了山上，给别人带孩子。有一天，李昌鄂同志从长沙市来到叶家寨拜访叶玉翠，听说她离开织机，上山扎营，参加“大兵团”生产去了。李昌鄂同志立即与县政府协商，把叶玉翠从山上叫回家，又上了织机。上级领导的关怀，保护了这位土家织锦大师。这年的冬天，湖南省美协组织通知叶玉翠去省会长沙市，学习、研究土家织锦工艺。她在省美协组织的直接指导下，边

学习，边研究，边创作达七个月之久，显露了她的全部才华，对土家织锦工艺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历史性的贡献。这时她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南省分会会员。

1958年，叶玉翠的母亲因病去世。她的大哥也在1968年离开了人间。叶玉翠自己已年过花甲，她一人在家坚持不懈地织锦，永不休止地攀登着艺术高峰。

1979年11月，叶玉翠高兴地出席了全国工艺美术艺人、创作设计人员代表大会，她心里盛开了一簇簇的鲜花。各级党政领导，全国报刊、杂志的记者，来叶家寨看望和采访叶玉翠的络绎不绝。《人民日报》、《人民画报》、《民族画报》等，纷纷报导了她的情况。1981年6月，《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肖离同志，在州政协副主席田荆贵同志的陪同下，来到叶家寨采访叶玉翠。肖记者以《捞车河畔一天孙》为题，在《大公报》上报导了她献身织锦的事迹，在香港各界人士中轰动一时。

为了把土家织锦的精巧技艺传给后代，叶玉翠在叶家寨办了一个土家织锦工艺辅导点，耐心细致地给叶作香、叶春英、叶七妹等三名女青年传授土家织锦工艺。后来，土家女青年热爱民族织锦，纷纷要求叶玉翠传授技艺，她只好与三名出师的学徒一起，在叶家寨巡回进行辅导。曾在“文革”破“四旧”的冲击下，一度几乎消失的土家族织锦，经过叶玉翠的苦心传授，在叶家寨又象一朵逢春的鲜花开放得无比绚丽。

1984年5月，龙山县轻纺工业局创办“民族织锦厂”，聘请叶玉翠老人为土家族织锦技术顾问。龙山县民族织锦厂，在她的技术指导下，几年来，工厂欣欣向荣，生产蒸蒸日上。全

厂由创办时的四名学徒工增加到六十多名工人，六十部大、小织机，在车间排列成行。叶玉翠老人看到热情洋溢的工人勤学苦练，看到各式各样织锦产品远销到国内外，心情无限喜悦。她想到自己探索土家族织锦工艺的坎坷历程，展望这门民族工艺将来的发展前景，内心交织着辛酸与自豪。

叶玉翠从事土家族织锦七十年，为伟大祖国和几百万土家族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精心制作的《蝴蝶牡丹》、《开发山区》作为中国美术工艺品出国展出，得到东欧各国艺术家们的赞扬，收藏在中央民族文化宫；她织的《张家界》大型壁挂，挂在首都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她的杰作《燕子花》，选入《中国纺织艺术》一书，在国内外广泛发行。中央轻工部正在征集叶玉翠的《老鼠迎亲》等六十八幅作品，作为国家的织锦珍品收藏。叶玉翠的名字，传遍了五大洲。

八十高龄的叶玉翠，目前身患高血压、胆囊炎两种疾病，但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她的精神状况良好。为使她健康长寿，厂领导专门安排了女工护理，经常请医生看病治疗。叶玉翠与笔者座谈时，念念不忘之事，唯有一件，希望土家族织锦的鲜艳色彩，永远照耀着土家族的山山寨寨，希望土家族的织锦工艺，在土家族人民中世代流传。

• 人物春秋 •

贺龙逸事一则

夏声音*

我的太公夏际虞，是龙山白岩里（辖今石牌乡、桶车乡及三元乡、兴隆街乡的一部分）的财主，1914年的时候，还当着乡长。

那时，贺龙同志还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用的“贺云卿”这个名字，以赶骡子谋生。这天，他赶着骡子来到了石牌洞墟场上。赶场的人很多，贺云卿牵着骡子从人群中挤过去，骡子把曹兰田摊子上的豆腐撞烂了一箱。曹兰田是石牌洞街上一霸，对这件事岂肯甘休？他家的人立即赶上来索取赔偿。贺云卿一摸身上，哪知那天忘了带钱。曹家的人就要把骡子牵走作抵。贺云卿当然不服，一箱豆腐才值几个钱？怎么能扣我一匹骡子！他要把骡子抢回来，曹家的人一拥而上，打了贺云卿几拳头，曹兰田也跑过来踢了他几脚。

贺云卿气冲冲地来到乡政府告状。夏际虞问明情况后，来到曹家，自己掏钱赔了那箱豆腐，赎回骡子交给了贺云卿，又

*作者夏声音，龙山县石牌乡中心小学教师，县政协委员。

直言斥责曹家不该欺负走江湖的小生意人。

事过不久，贺云卿又在白岩里一带遭散匪拦路抢劫，身上的钱和骡子驮的货物都被抢光了。他来到乡政府报案，看能不能追回财物。夏际虞同情地说：“地方上的零星散匪作案，一时也难以清查。你的骡子还在，我给你一点盘费，你再靠这匹骡子去找点钱吧！”贺云卿接过了夏际虞赠送的盘费，牵着骡子离开了。

1933年，贺龙、肖克在湘鄂西建立红色政权。红军来到白岩里一带，发动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农会。其时，我太公已经去世。农历六月二十一日，一支红军把我太婆抓去，家里叫两名长工随行服侍，经过湖北来凤的关岩、二坪、漫水，最后来到一个叫石灰窑的小地方。这里关押的人很多，都是从湘鄂川边区捉来的土豪劣绅。罪大恶极的，在审讯完毕后，杀掉了几个，其余的富豪，则由家中交纳赎金后放回。

我太婆被关押了七八天，每天看着别的豪绅受审，又听说某某人、某某人被杀了，心中非常害怕。这天，她跟另外一些人被押送到一个场子上，也要接受审讯了。审讯她的人，凑巧得很，就是贺龙同志。

贺龙同志问道：“你是哪里的？老板（指丈夫）叫什么名字？”

“我是龙山白岩里的，男人叫夏际虞。”我太婆胆战心惊地回答。

贺龙同志听到“夏际虞”这个名字后，没再问下去，走到旁边一块石头上坐下，边吸烟边想着什么。过了好一会，他才站起来对我太婆说：“你不要交钱了，明天回去吧！”

我太婆和两个跟去服侍她的人都吓坏了，以为明天她要被杀掉。两个服侍的人还想：回去要抬个死人，又没有路费，怎么走得到家呢？三个人都是通晚没睡。

第二天一早，贺龙同志来了，把我太婆叫出来，要她马上动身回家。临走时，他还一再嘱咐我太婆，回家后，要打开仓门给穷人施粮，大面积的田土，应送给农民耕种。他交给我太婆一张他亲笔写成，并盖章签名的字条，告诉她，要再有红军把她当土豪劣绅看待，拿出这个条子给他们看就会什么事也没有了。最后，贺龙同志还给她送了一十二吊铜钱作路费。

我太婆回家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这件事，在她的墓志铭上，还有数言记载：“……无如时局演变，赤军窜扰，孺人被掳，备历艰辛，终以仁德，格感彼苍，脱险归里。”当时随太婆一起去石灰窑的长工彭昌华老人，现还健在，多次对我讲起过这件事。

我在旧社会的一段经历

瞿波平* 口述

胡起祥、傅冠群 整理

编者按：瞿波平是龙山乃至湘西地区较有名气的一个人物。《龙山文史资料》第二辑上发表了他写的《我的新生》这篇文章，叙述了弃暗投明、接受改造的经过。这里再登载他写的《我在旧社会的一段经历》一稿。读过这两篇文章之后，对瞿波平的一生，可有一个完整的了解。瞿波平从自己的角度说明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道理。旧中国黑暗的社会制度，使他由一个善良的农民，变成了一个杀人放火的恶鬼；而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改造政策，又让他由一个恶鬼“皈依向善”，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共产党领导的英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这无疑又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我是湘西龙山老兴贾田村人，从小生活在这块地方。直到1950年率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以后，才离开自己的家乡。

*作者瞿波平，原国民党新十师师长，现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